



對雨編

宋

洪邁述

公安袁宏道閱

雨聲孤寺

歐陽公好稱誦唐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牕。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尙不可聞。况僕心哉。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牕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尙能使人淒然也。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旣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筓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

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鈷鉞滄浪

柳子厚鈷鉞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鄆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

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鈷鉞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卽荅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

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白公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

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親宅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閑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

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
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
會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泛叙曰料錢隨官用生
計逐年營形骸僂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它
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
敵尚書其將下世有達哉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
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
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
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

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始亦不然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叅軍方其据
几正坐噫鳴訶筆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
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
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
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
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
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

對雨錄
五
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

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力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修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記。遂識其籍。子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約云。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爲

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鴈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澗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

對雨編
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
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
門闥樹宛然。又云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窻窈窕紗猶
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寢殿相連端
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
珊瑚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
篇不可勝紀。

治生從宦

韓生曰。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
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
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兄仲之產。不遂
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
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柰何。答曰。天有
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
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
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

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爲癩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孛彗飛流。其危眴也。寒暑不時。其炁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

我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踈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

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
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
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
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
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書。卽江山身在畫圖
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
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
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
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
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
事。如是何特此耶。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
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
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
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並無

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
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
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
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
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
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又
答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
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
時歸金羈駱馬近貫却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來
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
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春松門風爲關石泉
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棲禪寺
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
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
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
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信耳作觀碁詩記游廬

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云五老峰
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
士誰歟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
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篇乃
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敦陶徵君田居蓋陶
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
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

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
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
之皆隨意卽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牕下
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
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
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柳庭
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
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
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于由所謂遂與此輒者

哉。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冷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

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廣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

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為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

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

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

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

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

知故鄉事。來日綺牕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

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稍合過墻。憶弟云。故園花自

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

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

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

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漢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携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凄然。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隣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園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

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載，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檢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指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會與雪爲隣，顧况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祇

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
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
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
峰處處閑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
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
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
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
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
反人性不同如此余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
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
場容我生之長醉

對雨編終

茶巖

北海馮可賓著 汪汝謙校閱

一序 峇名

環長興境產茶者曰羅嶰曰白巖曰烏瞻曰青東曰
顧渚曰篠浦不可指數獨羅嶰最勝環嶰境十里而
遙爲嶰者亦不可指數嶰而曰峇兩山之介也羅氏
居之在小秦王廟後所以稱廟後羅峇也洞山之峇
南面陽光朝旭夕暉雲滃霧淳所以味迥別也

一論 採茶

雨前則精神未足夏後則梗葉大粗然茶以細嫩爲妙須當交夏時看風日晴和月露初收親自監採入籃如烈日之下又防籃內鬱蒸須傘蓋至舍速傾淨篋薄攤細揀枯枝病葉蛸絲青牛之類一一剔去方爲精潔也

一論蒸茶

蒸茶須看葉之老嫩定蒸之遲速以皮梗碎而色帶赤爲度若太熟則失鮮其鍋內湯須頻換新水蓋熟湯能奪茶味也

一論焙茶

茶焙每年一修修時襍以濕土便有土氣先將乾柴隔宿薰燒令焙內外乾透先用粗茶入焙次日然後以上品焙之焙上之簾又不可用新竹恐惹竹氣又須勻攤不可厚薄如焙中用炭有烟者急剔去又宜輕搖大扇使火氣旋轉竹簾上下更換若火太烈恐粘焦氣太緩色澤不佳不易簾又恐乾濕不勻須要看到茶葉梗骨處俱已乾透方可并作一簾或兩簾寔在焙中最高處過一夜仍將焙中炭火留數莖於

灰燼中微烘之至明早可收藏矣

一論藏茶

新淨磁罈週迴用乾箬葉密砌將茶漸漸裝進搖實不可用手指上覆乾箬數層又以火炙乾炭鋪罈口紮固又以火煉候冷新方磚壓罈口上如潮濕宜藏高樓炎熱則置涼處陰雨不宜開罈近有以夾口錫器貯茶者更燥更密蓋磁罈猶有微罅透風不如錫者堅固也

一辨真贋

茶雖均出於界有如蘭花香而味甘過霽歷秋開罈烹之其香愈烈味若新沃以湯色尚白者真洞山也若他嶰初時亦有香味至秋香氣索然便覺與真品相去天壤又一種有香而味澁者又一種色淡黃而微香者又一種色青而毫無香味者又一種極細嫩而香濁味苦者皆非道地品茶者辨色聞香更時察味百不失一矣

一論烹茶

先以上品泉水滌烹器務鮮務潔次以熱水滌茶葉

水不可太滾滾則一滌無餘味矣以竹筴夾茶于滌
器中反復滌蕩去塵土黃葉老梗淨以手搦乾置滌
器內蓋定少刻開視色青香烈急取沸水潑之夏則
先貯水而後入茶冬則先貯茶而後入水

一品泉水

錫山惠泉武林虎跑泉上矣顧渚金沙泉德清半月
泉長興光竹潭皆可

一論茶具

茶壺窩器爲上錫次之茶杯汝官哥定如未可多得

則適意者爲佳耳

或問茶壺畢竟宜大宜小

茶壺以小爲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爲
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閣况茶中香味
不先不後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的見
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于他茶亦
無不可

茶宜

無事

佳客

幽坐

吟咏

揮翰

倘佯

睡起

宿醒

清供

精舍

會心

賞鑒

文僮

茶忌

不如法

惡具

主客不韻

冠裳苛禮

輦肴襍陳

忙冗

壁間案頭多惡趣

介茶賤終

清言

東海

屠隆著

趙德遴閱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生蠖
屈於崑穴繫豈異哉寔命不同

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黃梁公案二八佳人翠
睂蟬鬢銷魂也白骨生涯

口中不設雌黃睂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
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
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

清言

獨往

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忽顏
然全天真且須對酒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松下
涼風輸我北牕一枕

淨几明牕好香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豈棚菜圃暖
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
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甜苦備嘗好丟手世味渾如嚼蠟生死事大急回頭
年光疾于跳丸

無物能牢何況蠢茲布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卻虛空
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爲工課馬祖戒于磨甎談經
而不見性鑽故紙作生涯達摩所以面壁

草色花香游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達禪
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立身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神俱

在則我相未融

錫粘油膩牽纏最是愛河瞎引盲趨展轉投于苦海
非大雄氏誰能拯之

知事理原有頓漸則南北之宗門不廢知升墜分于
情想則過現之因果昭然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劫災殃
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禿鬚黃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標風流
亦是可兒措大

招客畱賓爲懽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樹
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瘦瓢膽瓶
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

寶籙祈仙金函禮佛造物尚不得牢籠褐衣披體破
帽蒙頭君相又安能陶鑄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逶迤閒行忽見蘭芽出土
亦小有致時復欣然

盤飧一菜永絕腥膻飯僧宴客何煩六甲行厨茆屋

三楹僅蔽風雨掃地焚香安用數童縛帚未見元放
翛然尚覺右丞多事

菜甲初肥美于熟酪蓴絲旣長潤比羊酥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飯水
田衣齋頭纔着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踈烟梅月半彎掩映書牕殘雪
真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雀影如人
但想前賢神明開滌

山河天眼裡不知山河卽是天眼世界法身中不知
世界卽是法身

如來爲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爲二乘人說有以
二乘人沉空故著有則入淪轉之途沉空則礙普度
之路是故大聖人銷有以入空一法不立從空以出
有萬法森然

黃蘗淡飯允宜山澤之臞曲几匡牀久絕華清之夢
棺則朽于木髀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化于
水焚則化于火火水安用商量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勺淺黛柳邊乍拂輕風
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
情興何如

痴矣狂客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及座
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燈燭瑩瑩
且耽夜酌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不解攢眉老去
彌堪鼓腹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
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白仲奇窮悍婦同于馮衍德園高隱孤居頗似王維
我固當勝之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
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
性靈何害

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嫌淵明之酷嗜
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罵座安取
怡情

鑠金玷玉從來不乏彼讒人沉垢索瘢尤好求多于

佳士止作疾風過耳。何妨微雲點空。

學道歷于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無損毫毛。轉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入夜之冤夢亦清。

金吾厚享千鍾命。慳于葷糲學士御食二器數。定于橘湯余幼丁貧賤。每藜藿之飯不充。壯忽持齋想肉食之簿已盡。

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薄福。盈庭滿座斷結駟于貴人累牘連篇絕八行于政府。

情塵既盡心鏡逐明外影何如內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朗世瑤原是家珍。

善謔浪好談諧吐語傷于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葺爲德毋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鄙戒之。人生于五行亦死于五行恩裡由來生害道外于六賊亦成于六賊妙處只在轉關。

雲棲蓮老佛隴燈公嶺表憨山湖南窮介有西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泠虞氏湘靈逸客鏡水隱鱗有天際真人之想。

聰明而修潔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不受
詞賦

凡夫逃真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波不
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識神轉爲智慧譬之波平
爲水當體無波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牕紅日
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之拜
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嚼藤剎那欲斷
立雪斷臂祇緣藝壓當行擘面攔胸直是酒逢知己

噉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墮顧影多慙庶幾哉白
魚蠹簡食奇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于世上

比丘鼻臭荷香來池神見斥童子乃以香嚴而圓通
元卿目玩宮弁爲天神所呵古德有因桃花而悟道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是悠然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蕉雨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
曲逕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徑達

主母笑先生之向如外賓

八關齊久何敢然寄興于持螯五斗量怪聊復爾托
名于泛蟻

侶猿猴友虎豹不能孫登之穴居馴鳥雀畜鳥魚頗
似何點之野逸

高人品格既有媿井丹潔身名士風流亦不至相如
惕世

天討有罪生來幸免馬驢世棄不才隱去敢云鴻豹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慮無

憂天喜坐命羸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持論絕無鬼神見恠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
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于廣
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爲龍爲蛇生旣謝陽秋于太史呼牛呼馬死亦一任
彼月旦于時人

以文章爲遊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顏自信
鮑昭才盡

荆扉纔掩便逢客過掃門飯粿一空輒有人求譽墓

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尚有
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峰巒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踈半畝何如金谷
少文五岳興聊託于臥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日涉
月出青松光映琉璃夜火風搖翠篠寒生宰堵秋烟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是非場裡出入逍遙
逆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碍雲飛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怪以駭時釋老以妙道

度人故每現神通以聳衆

凡情自縛則搏沙捻土一身纏爲葛藤空觀一成則
割水吹毛四大等于枯木

薰蒸聽香則果未成而靈根漸長熬煎欲火則目未
瞑而惡趣現前

喫菜而生美好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自
高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塗成滯人不
知道則居鬧市生囂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深山起

岑寂之想或轉憶炎囂人若知道則履喧而靈臺寂
若何有遷流境寂而真性沖融不生枯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
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哀疽發彭城老
翁終以憤死

來鳴禽于嘉樹音聞兩寂悟圓通耳根印朗月于澄
波色相俱空領清虛眼界

雨過天清會妙用之無碍鳥來雲去得自性之真如
梅檀之形能出門而迎佛虎丘之石解聽法而點頭

故知山河大地咸見真如瓦礫泥沙並存佛性

酬應將迎世人奔其羶行消磨折損造物畏其虛名
世界極于大千不知大千之外更有何物天宮極于
非想不知非想之上畢竟何窮吾嘗于此茫然安得
問之大覺

衰年嶺表餘生相傳仙去隣媪夜哭還券垂老無家
每想斯人潛然欲涕

雲長香火千載遍于華夷坡老姓名至今口于孺
意氣精神不可磨滅如此

慧遠臨終檢戒于食密薩真濟渡留錢于空舟古德
慎行至此使人心志凜然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風雨
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真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果燈
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好散阿堵亦復不能積書翹在箇中平生只愛種樹
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之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
清涼之散

積想情堅思女因而化石磨礱功久鐵杵且會成針
今人纔學修行便希得證稍不見効輒退初心道其
可幾乎

不是鄴侯著眼懶殘只一丐者若非豐干饒舌寒拾
兩個火頭

籬邊杖屨送僧花鬚鬣于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
落我衣裾

待月看雲偶見鶴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烏爪之姑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

影于燈下

張三不是他李四亦不是他總認郵亭爲木宅長卿
不是我緯真亦不是我莫把并州當故鄉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一室
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
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
娟娟月露下蒼筤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
閒情清曠未解習鍛之機野性蕭疎耻作投梭之達
負苓而罵庖犧鑿開混沌采薇而薄周武決裂隄防

善星腹笥部藏不免泥犁雲光口墜天花難逃閻老
所以初祖來自迦毘盡掃文字室利往叅摩詰悉杜
語言

太原則哲幾畜疑于掇煤瑯琊故知竟因讒而投杼
嗚呼知己難哉吾欲挽九原而起鮑叔取千金以鑄
子期

陳思逸藻僅朱郎于遮須庾信高才乃鱗形于地府
身後結局如此眼前文興索然

觀號千秋吾媿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復慙都水之

棲真物在亦不苦。畱期到。倏然便去。

周犖營產原從車子而償。逋韓相卜居。乃爲木工而定。碇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何關黃蘗之宗。故子昂杜甫韻語。騁意氣于秣林。寒山船子吟。哦寫性靈于天籟。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騁意氣者道人指呵。室無長物。心本宅乎。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狷介。行誼雖無大損。淨業未免有妨。

據床嗒爾聽豪士之譚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靈心。巧思魯般。以木匠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百世。

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釋迦。于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尼于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道人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歌。不染

何妨入道。清曠亦自有致。寂寞無令太枯。看曉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戴髮含齒。生幸托于中華。方袍圓冠。名復綴于下士。田園雖少。負郭妻孥。尚免飢寒。榮期之樂已多。老氏之學知足。

若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爲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脚根。則譏夫愈得志。

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譚。暇日清言有味。恐于實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袁盎報士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老。簷溜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此聖賢之所以順作業也。

口奉清齋。過客時供梁肉。身衣短褐。兒童或曳羅衫。固知供奉之綺裘。不富于公孫之布被。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趣。心能領略。四季都是。

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青谿白石。倏生
瀟酒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
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
岸終自若。則幾矣。

醒時思作佳夢。夢去未必如所思。生前念佛修行。死
後猶恐忘初念。何也。衆生奔馳情識。一往易昏。學人
積累薰修。務求根契。

隔壁聞釵釧聲。比丘名爲破戒。比丘之心入故也。同
室與婦人處。羅什不碍成真。羅什之心不入故也。因
知染淨在心。何關形迹。

方外偶過僧道。倒雙屣。急開竹戶。迎來座中。倘及市
朝。掩兩耳。輒收松風吹去。

樓窺睥睨。窓中隱隱江帆。家在半邨半郭。山倚精廬。
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兒子而傷心。
高人之輕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

觀上虞論衡笑中郎。未精玄賞。讀臨川世說。知晉人
果善清言。

王重陽闌入臥內馬鈺內子能知戒閣黎金甲傳飡
太守夫人覩破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剗象死制于
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襖昔時歌舞
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茫茫歲月娑羅居士釀酒
治蔬無日不延賓客杜門禁足經年嬾過隣家白香
山云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
者靡不過吾甚媿其言

永明禪師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廻寸無碍法中自

生繫縛

清言終

王重陽闌入臥內馬鈺內子能知戒閣黎金甲傳飡
太守夫人覩破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割象死制于
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襖昔時歌舞
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茫茫歲月娑羅居士釀酒
治蔬無日不延賓客杜門禁足經年嬾過隣家白香
山云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
者靡不過吾甚媿其言

永明禪師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十無碍法中自

生繫縛

清言終



